



雪地的脚印里 写在

漫天的雪花 借着风势 像脱缰的野马
在空中横冲直撞 整个村庄和田野
笼罩在一片银白的帷幕里

这是刚刚跨入七十年代的第一场大雪

徐景权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写在雪地的脚印里

徐景权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写在雪地的脚印里 / 徐景权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500-1143-4

I. ①写… II. ①徐…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8915号

写在雪地的脚印里

徐景权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余 苙 王丰林
书籍装帧	彭 威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16 印张 16.5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1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143-4
定 价	28.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25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近影

自序

40多年前，我带着山乡田野的泥土，走进城市机器轰鸣的工厂；几年后，又带着车间机床的油迹，走进军营，本是拿“枪”的，却握起了笔。

这一“握”就基本没有放下。早年在部队从事新闻工作，“百万大裁军”中，转业到地方宣传部门，主要还是与文字打交道，前些年调到出版单位任职，也还算是“归队”。

就这么干到了今天。在职场上，所写的大都是些新闻、文件、材料和领导讲话等“保饭碗”、对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很重要而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却没有什么“味道”的文字。还好，我对文学有爱好。我把因工作关系接触到的一些人与事以及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生活的体

验与感受写成自认为有点“味道”的文字，包括报告文学、散文、特写等多种样式，这就形成了现在这本集子。

集子里的作品，都在中央和省级报刊上发表过。既有上世纪70年代的“旧品”，也有近期新作，时间跨度近40年。有的作品，属“重大题材”，如报告文学《为贺子珍寻儿记》、《新中国惩腐第一枪》、《9·13凌晨：在尾随林彪出逃的直升飞机上》，这些事件，为世人所关注，曾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飞向光明》和《李大维少校：为祖国统一而来》两文，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台湾国民党少校飞行员黄植诚、李大维先后驾机飞回祖国大陆的真实记录。这两位飞行员个人的“重大行动”，立刻成了世界的“重大新闻”，对当时的大陆和台湾以及两岸民众的心里都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这两起“大事”发生时，我既是目击者也是采访者，当时我以最快的速度写出稿件，将其“回归”过程及其随后的一些系列活动和细节告诉世人。这，是我的职责。

集子里的一组散文，抒发了我对亲情、友情的真情实感，展现了我对社会对人生的关注与思考。《女儿，今年你已十八岁》和《未来在于“现在”》是写给女儿

的两封长信。信中与女儿谈理想、谈社会、谈人生、谈做人做事，我以为，这两封长信不仅仅是写给女儿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各具鲜明时代特征的50后与80后两代人的思想沟通与交流，是作为“过来人”的50后“说”给正在“成长”的80后“听”的，是写给80后这一代人的。作品是否体现了作者意图，那只有让读者品评了。其余各篇，有我对父亲的深情怀念，也有对战友以及对一些难以忘却的往事的追怀，篇幅或长或短，都是自己思想情感自然与真实的流露。

从军的生涯是我永远的感念。军营一片绿色，绿色象征着希望。在“火红”的70年代，亿万中国青年把当兵作为第一理想，部队聚集了大批优秀人才，空军更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战斗集体。我在人民空军工作生活了十几年，对空军有着挥之不去的特殊情结。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捍卫祖国蓝天的人民空军，而蓝天下的穿绿上装、蓝裤子的军营生活给了我丰厚的馈赠，锻造了我“军人性格”和“军人刚肠”，我为自己生命中有一段当兵的经历而骄傲。在部队时，我接触过空军航空兵、导弹、雷达、高炮等诸多兵种，写过一些表现这些部队训练生活的文字，有些“活动”我随军与部队

基层官兵一道参与了全过程。军营的那段时光，正值青春年少，意气风发豪迈，颇有“心怀家国天下”之激情豪情。在收集、整理有关文稿时，我依然“心在跳”、“情在烧”。我把《勇者脚下必有路》、《导弹跨海》、《导弹即将腾空》等表现侦察航空兵和导弹特种兵部队训练生活的几篇特写一并收进本书，借以表达我永远的军人情怀。

以上所写，对自己的情况及本书作品作了简要介绍和说明，权作自序。

2014年10月26日夜于南昌红谷滩

目 录 *mulu*

人生是个万花筒

为贺子珍寻儿记 / 2

新中国惩腐第一枪 / 31

9·13凌晨：在尾随林彪出逃的直升飞机上 / 44

飞向光明 / 66

李大维少校：为祖国统一而来 / 68

有这样一位大使夫人 / 71

妈妈的心愿 / 80

锅台上的“状元” / 92

“亡羊补牢”的故事 / 100

细说**心**语

女儿，今年你已十八岁 / 112

未来在于“现在” / 129

写在雪地的脚印里 / 183

一毛钱 / 199

工作同志 / 203

人间辉映着他生命的光彩 / 206

驻外使节看江西 / 225

筑起蓝天长**城**

勇者脚下必有路 / 230

为了战鹰安全飞 / 237

空中警察 / 242

导弹跨海 / 245

导弹即将腾空 / 248

军列在前进 / 251



人生是个万花筒

为贺子珍寻儿记

1954年秋。北京，正是西山红叶火焰般燃烧的时候。

这天，坐落在大栅栏鲜鱼口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一座常人看来颇为高雅豪华，专供全国各大单位组织干部下榻的寓所——迎来了两位极其普通的乡下“客人”：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青年小伙。那中年妇女个儿矮小，大自然的风雨在她脸上留下的黝黑暗红的染色以及那身浆洗得干净硬朗的蓝布大襟衣，表明她是个地道的勤劳而朴实的农村妇女。那青年小伙叫她“奶奶”，是母子关系，但又让人感到有些异样。他个儿大，一头乌发发脚生得很后，露出一个宽大方正的额头，相貌令人眼熟。

他们来自遥远的革命战争年代曾有“红都”之称的江西瑞金

县的一个小山庄。

可是，这两个貌不惊人、普通得令人似乎不屑一顾的乡下人的到来，却引出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情景，他们受到了几乎比来访的外宾还要引人注目的礼遇：

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前来看望母子俩并与他们亲切交谈。

接着，几位中央领导及夫人大驾亲临，与他们相见，他们在仔细地端详那青年后，都连连说：“像，很像毛毛！”……

这个被大家称为很像“毛毛”的青年名叫朱道来，他是从上海贺子珍那里来京的。

朱道来的照片转送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仔细辨认后虽没有说什么肯定的意见，但也传下话来，说：“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

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朱道来就是当年毛泽东和贺子珍遗落在江西苏区的“小毛毛”……

然而，正当大家为找到了小毛毛而兴高采烈的时候，从南京来的一个中年妇女，找到中央组织部坚持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要求归还给她。

事情骤然间变得复杂化了。

1

1953年——共和国诞生的第四个春秋，新中国政权日益巩固，朝鲜战场上的枪声也已经停息，那些曾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殊勋的功臣将帅，在筹划社会主义建设的闲暇之时，不免思念起在革命战争年代失落的骨肉来了。于是，纷纷向中央反映，要求组织上为他们寻找那些失散的骨肉。

这年春天，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先后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写信和拍来电报，称：

长征前夕，有一批红军战士的孩子寄养在瑞金一带的老乡家里，现在他们想念这些孩子，组织上有责任帮助他们，中央委托江西帮助寻找这些孩子的下落……

同年，幽居在上海的贺子珍也给邵省长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时生有一个男孩，叫小毛，长征出发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寄养在老表家里，现在思儿心切，请千万千万帮助查找……

邵省长亲自部署了这件事，把任务交给了江西省民政厅，指示他们要千方百计地完成任务。厅长朱开铨把优抚处干部王家珍叫到办公室，郑重地对他说：“组织上信任你，希望你把这件事情办好，不要辜负红军战士的期望。”

王家珍，这个当时年仅20岁的青年人，1953年元月带着在朝鲜作战时留下的两处枪伤，转业到了江西省民政厅工作。接受任务后，他感到了肩上担子的重量，心里不禁翻腾开了：时隔20年了，20年历经战火，兵荒马乱，国民党把血腥的屠刀一次又一次地指向老区，无数红军战士和他们的子女以及革命群众在敌人的屠刀下倒下了，贺子珍的后代能逃脱敌人的魔爪吗？再说，即使幸存下来，人世沧桑，大地茫茫，又到何处去找寻呢？他有些茫然。但是，他想得更多的是这些革命前辈和他们遗落了的孩子：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人民的解放，骨肉分离，流血牺牲；他们的后代从小就离开爹娘，如今应已长大成人，可他们还没有见过亲生父母的面啊！

晚上，王家珍躺在床上，贺子珍信中那急切的呼唤，声声响在他的耳边：“现在我思儿心切，请千万千万帮助我找一找！”

王家珍参军后，早就听老战士们说过，贺子珍是毛泽东的夫人，同毛泽东生过几个孩子，新中国成立后一个人住在上海。对她传奇般的经历，王家珍充满深深的敬意，同时对她的坎坷遭遇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同情心理。他仿佛听到了她含泪发出的呼唤，他暗下决心，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也要帮她找到孩子，即使孩子已不在人世，也要把情况弄个水落石出，报给她一个准信儿。

就这样，王家珍带着党的重托，带着期待和不安的心情，踏

上了为老红军寻子的路程……

2

瑞金地处江西南部。起伏连绵的丘陵、峥嵘茂密的树木，环绕着美丽的县城。虽然它饱经战火，但依旧那样年轻，那样清秀，那样充满青春的活力。

王家珍直奔瑞金后，先找到县长刘辉和红军女战士、副县长黄长娇汇报了来意，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为了查找线索，他们亲自组织召开座谈会，请当年的苏区老干部、老红军战士一起帮助回忆。那天，在县城工作的十五六个老红军都来了，他们都清楚地记得红军长征前留下孩子的事：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为了不影响部队的行动，中央决定，一律不准带小孩走。所有红军战士的小孩子，从襁褓中、从父母的怀抱里被抱了出来寄放到了老乡的家里……

座谈会上，有几个红军战士说：当时听说贺子珍有一个孩子，也留在这里，但留在哪村哪户却无人知晓。

老红军的回忆提供了一些线索，但偌大一个县，方圆数百里，居住着30多万人口，即使在这里，又该到哪里去找呢？王家

珍一筹莫展。他向县里建议，召开一个各乡乡长参加的会议，进一步扩大线索，了解情况。乡长们反映，当年红军留下孩子的事是保密的，很少有人提起这件事，而且那年月灾荒、疫病又多，再加上国民党一次次进犯，许多红军的后代都亡故或被杀害了，少数幸存者，新中国成立后也都相继被认领走了。

事情仍然没有进展，王家珍心急如焚，怎么办？“沉下去，到群众中去调查。”王家珍走了一村又一村，查了一寨又一寨，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杳无音信。

这天王家珍从乡下返回县城，来到县档案馆查看1934年《瑞金县志》，偶然间他看到这样的记载：“‘毛贼’生有一子，寄养瑞邑。”这个意外的发现，使他为之一振，有说不出的高兴，显然，这些文字是国民党咬牙切齿的咒语，里面充满着杀人的凶焰。但是，它确凿无疑地证实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寄养在瑞金。“只要他还活着，就一定要把他找到！”王家珍情不自禁地说。

一天傍晚，王家珍在叶坪东边的田头同几位老表聊天，闲谈间，一个上了年纪的老表告诉他，听说叶坪乡朱坊村有户姓朱的人家曾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据说是一位红军领导人的，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红军留下的孩子都被认领走了，可是那孩子没有人来认领……